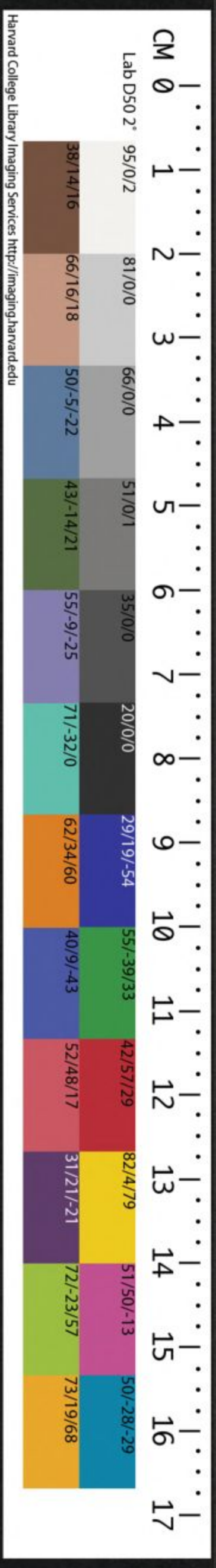


72512/8173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八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學院
圖書館珍藏

○漢主知遠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南漢春
乾和五賜貴政十有年存保大五年○凡四國三鎮春

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通鑑曰正月朔日宮廷辭晉主於城此乃易素服紗帽
太后迎於外契丹上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
契丹主遣使誘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女
書蘇息我無心害汝引我至此耳執揚承勳責以
殺父叛契丹殺之而後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
其割掠京城鎮之百姓年長罪遂與傳仕兒
俱滿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
經杖號哭詭罵以杖扑之勳命割其心以祭死者市人
爭欲啖取隨高其肉而食之契丹遂景延廣歸其國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八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漢主知遠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南漢
乾和五蜀貴政十南唐保大五年○凡四國三鎮春

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通鑑曰正月朔百官送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
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
太后迎於封丘西外契丹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
契丹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
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執楊承勳責以
殺父叛契丹殺之高勳許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
其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訴彥澤罪遂與傳住兒
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
經杖號哭詆罵以杖朴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
爭破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

陳橋夜扼吭而死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
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
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尹氏曰綱
目於契丹之事屢書于冊而於德光書名則僅四見而
已曩馬救敬瑭則書之者所以志其禍之終也至於發大梁則書
大梁則書之者所以志其禍之始也今馬入
之殺胡林則書之者又所以志其禍之終也至於發大梁則書
遂死之本末也夫以胡虜之
能自立故綱目詳而志之於
防不以其淫名誌號盜竊土
此則德光書名之意也此
則綱目不得已之意也噫

契丹廢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是歲晉亡凡二
主共十二年

通鑑曰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
之幾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
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
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六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

得食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契丹改服中國衣冠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通鑑曰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礫穴懸羊
皮為厭勝謂晉群臣曰自今不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
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
正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
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
傅於樞密院祗候契丹主以詔賜晉之藩鎮蕃鎮爭上
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淮武
節度使向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尹氏曰為呼五代迎
降之弊至此極矣始焉社宗戚梁則降之次焉明宗入
汴則降之又次焉潞王拒命則降之敬瑭南下則降之
亦已極矣猶號曰中國之人也今焉德光以胡虜之酋
乘晉人之失策盜入京邑四方藩鎮而有人焉則必按

兵勿動謹固封守要結鄰援仗義計虜上以救君父之急下以止殺掠之禍縱使未有成功亦足少伸大義胡虜雖強豈能遽即加害而乃不是之思甘心稽服上表稱臣爭先恐後則是舉天下之大無有一人少知義者豈不深可痛哉故綱目於此以晉之藩鎮皆降書之繫之晉則見其反君臣虜謂之皆則見無一之能自立是豈非迎拜接降之弊慣見習熟至是極歎哀哉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通鑑曰初杜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貯恒州驅馬歸其國遣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又雪凍餒威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

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兩方皆濕土國土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奈何延受曰陳橋降卒分戍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昔吾失於斷割昔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為仇讎今幸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受曰向留晉兵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朔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契丹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各營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通鑑曰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雲子延煦延室俱比遷徙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途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誰謂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願資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威寒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所破慟哭而去尹氏曰前已書契丹書晉主為負義侯而此不書

者不予夷狄之封中國也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通鑑曰契丹主唐受四方貢賦大縱酒作樂趙延受諸給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西出剽掠謂之打草殺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通鑑曰初晉主忌知遠以爲其地而面行晉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軍財女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

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常論諫契丹晏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若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褒美親如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同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朝契丹謀於知遠知遠曰君宜先行我當繼從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不從以副使趙行遷之留後以其姻家王守恩與昫佐之遂行尹氏曰既書藩鎮皆降矣至是始書知遠奉表者所以見河東之強力足拒虜而不知拒坐視晉朝傾覆而不知顧所以滔罪之也故晉已亡矣而猶繫之晉者所以表其爲晉臣而不救晉也其曰奉表而不曰稱臣者

猶為中國
諱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

進

尹氏曰既書入貢契丹又書勸進河東此故高無賴之
故智也然契丹外狄而從誨反書入貢又可以見華夷
之別置頭

唐五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通鑑曰唐主立齊王景遂為太弟徙景達為齊王弘蓋
為燕王景遂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
景遂方與客博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
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歛容謝之待易益厚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與岑陳
亮輩極傾諂之態景達曰女阿貴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

宜親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
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
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群小交構禍
福所繫幾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悞而為倘何所
不至自是每遊宴
景達多辭疾不預

唐遣使如契丹

通鑑曰唐主遣使賀契丹成晉且請詣長安脩復諸陵
契丹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隸州刺史王建皆避
契丹帥眾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韓熙載上疏
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
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
顧喜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通鑑曰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
亦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一

月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乞為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兒為之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延壽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張礪奏歲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尹氏曰中國行朝賀禮多矣未有書于冊者此固中國之常禮也至於契丹行之是蓋夷狄之變也故謹而志之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更稱天福十二年

通鑑曰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言款出兵并陘迎歸晉陽命史弘肇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功業郭威等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殃

矣知遠從之契州以其將劉恩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言其暴虐都頭王宴與趙暉侯章謀曰劉公威德素著吾輩若殺恩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乃斬恩及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晉臣為使者令詣行在契丹所在誅之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慕唐而後唐代之晉焉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通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推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尹氏曰知遠稱帝何以無貶詞夷狄亂華中原無主知遠雖有遷延不救晉室之罪然晉豈荒蕪姦臣用事不至於大壞極弊而不正今焉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幸有河東自立足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貶詞而以分注載胡氏之言于下是亦予之之意也是亦不

得已之意也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通鑑曰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求毒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劉氏曰書至壽陽還何譏非誠也故不書不及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

通鑑曰契丹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儻者多往依其麾下

晉主知遠還晉陽出宮中所有以勞軍

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盜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眾殺契丹數百據州自稱留後

吳越誅其都監程昭悅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

詣晉陽

通鑑曰建維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事知遠遣張晏洪如晉州諭以即位從朗囚之大將

藥可傳殺從朝推晏洪權留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
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
斬其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勸知遠早引兵南向高防
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知遠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即五不克而死

通鑑曰鎮寧節度使耶律即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瓊
帥其徒千餘人圍即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懼遣兵救
之瓊敗死然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劉氏曰
既不克矣何以書存中國也能拒契丹雖不克書之雖
賊帥

契丹以唐郇公李從益爲許王

通鑑曰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
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
益爲許王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群盜陷宋毫密州

通鑑曰東方群盜大起陷宋毫密二并契丹主謂左右
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安審琦等彥卿等
歸鎮彥卿至壩橋賊帥李仁恕控彥卿馬請從入城彥
卿子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
賊城不可得也賊知攻不可劫乃相帥羅拜解去

三月朔契丹行入閣禮

通鑑曰契丹主服赭袍宗元徽百官行入閣禮胡氏
曰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威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
亂唐世家法不止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教困於猾
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
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
禁侵亂之墜所以深扶人聖慮未沍之若此斯人與禽
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劉氏曰前書行朝賀之禮矣於是
復書行入閣禮其予之較衣冠禮樂中國事也一變至

此宇宙以來未之有也綱
目一書再書悲之甚也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通鑑曰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斲
至國省太后乃以沐州為宣武軍以翰為節度使翰
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
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通鑑曰吳越遣余安持水軍救福州至白蠟浦海岸泥
淖具布竹箬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箬不得施馮延魯
曰相持不戰徙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我城不
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折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
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
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

舉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來擊唐兵大破之唐軍
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為之
耗竭余安引兵入福
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契丹德光北歸

通鑑曰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數
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
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
此令人悵悵今得歸死無恨矣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通鑑曰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
而北留高唐英使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罷黜十餘
萬或告李穀謀舉磁州應河東契丹執而詰之穀不服
契丹主引手於軍中若取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

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
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都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

為副使王章為三司使○晉以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

○晉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通鑑曰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契丹攻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

憲

通鑑曰契丹將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知遠弘肇將兵救之又以謙為忻代都部署萬進為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通鑑曰契丹以船載晉鎧仗汴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眾以為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峯將馬詢擊契丹斬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知遠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胡氏曰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皆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睿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

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矣今乃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而王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

唐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於舒州

通鑑曰唐主以矯詔敗軍皆二人之罪議斬之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魯曰延魯已正魯亦覺四人皆陰狡弄權擁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自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魯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叅軍流竟於蘄州延魯於舒州徐鉉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誅但齊丘延魯已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効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延魯以為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叅軍

契丹耶律德光死于殺胡林

胡本作孤

通鑑曰契丹主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比去晉人謂之帝祀尹氏曰君子所最謹者華戎之辨然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何哉曰春秋之所夷者吳楚徐越之君耳若夫曰戎曰狄曰赤狄白狄之類春秋初未嘗進之也耶律德光之禍綱目戒之深矣書其敕立晉帝書其上尊號書其入大梁書其行朝賀禮書其行入閣禮是夷狄之純乎中國矣然於其國則止書契丹於其名則止書德光至其斃也書姓書名書死純以夷狄處之乃自相矛盾乎曰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也夫德光雖強不過夷狄之首耳不幸世道衰微宇縣分裂德光乘隙肆虐毒流中土若使之處諸中國則葉以倒置冠履失所故君子斥而外之名而狄之耳或曰劉石符姚亦夷狄也何以書國書主書卒乎曰劉石符姚雖其本俗乘時崛起盜有疆宇拾遺而襲衣冠蒙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而例以僭國處之非若德光率腥

贈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憲陵諸夏屠幸生靈之比烏可
以此方彼哉通鑑及五代史於德光皆書卒綱目凡夷
狄書死而於德光尤謹所以扶天地立人極別人類於
禽獸異衣冠於左衽其世教也大矣有天下國家者
觀此其強於致治克謹名德毋使穹廬辨髮之俗階僭
夏之禍其亦庶乎其可也丘氏濬曰契丹既稱皇帝矣
既改國號為遼矣其權力足以廢置中國人主固非前
代凶奴突厥比也然朱子綱目未嘗書其為皇帝而止
書其名未嘗書其為遼而仍書其為契丹及其死也而
以死書之未嘗少假馬大賢君子所以處境外之戎狄
稟稟乎聖人春秋之大義也後人議元者乃欲以其混
一中國而進之漢唐之間何所見也且忽必烈之於德
光同一夷種也但得中國地有廣狹耳徒以其得地廣
狹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論事也豈春秋意哉春秋謹微
於華夷尤加嚴焉者以是為防後世乃有執中國主據
中國地為中國君者况又獎而進文乎綱目之書萬世
之法也

契丹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通鑑曰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因其卒即日引兵入恒州
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主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
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
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術之契丹
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口待諸部寧一如故則契丹
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
兵不減萬人不可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
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
難測延壽乃止

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通鑑曰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烹素以兄事延
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
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
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

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

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通鑑曰知遠集群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盜合勢共擊我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留守北京

楚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通鑑曰希廣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希範

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皐皆欲立希廣拓跋恒口三十四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天與不取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劉氏曰兵未有書所從出者書出晉絳予其得也是策也郭威有力焉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通鑑曰初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勳崇美朝夕遁去若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知遠未決使問弘肇對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降之廷勳崇美異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

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乃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

契丹將蕭翰劫唐李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通鑑曰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微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曰官謂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

淑妃曰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一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燃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勣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劉氏曰書以稱帝多矣未有書劫者此其書劫何避不可也以者不自立之辭也劫者不欲立之辭也上書劫稱下書避位則殺之者過矣

契丹兀欲勒兵出塞

通鑑曰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兀子襲位又無法律太后之命內不是安初阿深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俱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荅爲中京留守晉文武士卒悉留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晉主知遠至絳州降之

通鑑曰初知遠以絳州刺史李從朗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至是親至城下諭之從朗乃降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州殺其國相張礪

通鑑曰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二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又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是夕憤恚而卒

吳越王弘佐卒弟弘侔嗣○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

從益

通鑑曰知遠至洛陽汴州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從益及王承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尹氏曰從益為蕭翰所劫綱目書之甚明而知遠必殺之而後慙亦可謂校克之甚矣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通鑑曰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尹氏曰知遠未入大梁以前皆書其名自入大梁以後書國主此亦適名責實之意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母于木葉山

通鑑曰契丹兀欲幽其祖母于木葉山

通鑑曰契丹述律太后聞兀欲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衛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衛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尹氏曰於分注則稱述律太后於綱目則止書兀欲幽其祖母此蓋不予夷狄僭稱中國母后之號耳青華賤夷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唐以李金全為北面招討使

通鑑曰唐主開契丹主德光死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豈地以金全為此面行宮招討使議經畧北方聞漢入已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始改元○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通鑑曰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後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於麻荅以求援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劉氏曰知遠重威皆晉臣也於是不願臣漢則書非命向重威降敵反與罪大也不受漢爵而倚外為援罪益深矣綱目云漢以正故書拒命書討之

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逐契丹將麻荅遣使降漢

通鑑曰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民誣為盜披面抉目焚灸而殺之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契丹所留兵不滿三千麻荅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福進榮潛結軍中壯士謀攻契丹奪守門兵殺十餘人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鑿伏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諸將繼至烟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

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擄掠懦者竄匿八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至戰於慰勉士卒爭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謀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俱而北遁麻荅崔廷勳皆奔定州道等四出安撫兵民眾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互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昧猜忌遣軍士圍李崧和凝第求賞給崧疑與之又欲殺二人以滅口李穀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近三千人豈獨公之力耶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止之漢人常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

漢制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死

通鑑曰時四方盜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隣同保皆全族

處斬眾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從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為人深文好殺在河東幕府漢主嘗令靜微以斬福逢吉盡數殺獄囚還報及為相朝廷草創悉以軍事委楊邠郭威度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曾臆不拘舊制用捨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繼母死不為服度兄自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尹氏曰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唐祖起義約法十二條沙陀始入大梁而立法如此其能以平揭而書之失自見矣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通鑑曰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韜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韜白希廣遣將水軍逆之不聽又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約為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通鑑曰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高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南漢主晟殺其第八人

通鑑曰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其男子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床剗剔等刑號生地獄尹氏曰晟不足道也書殺其第八人則其餘兇虐抑又不可言可知也

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通鑑曰初漢主與貞固俱事晉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濤善薦之會高

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故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未決濤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章章事詔幸漕魏勞軍

漢晉昌節度使趙匡替叛降于蜀

通鑑曰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為朝廷所容遣使降蜀

冬十月漢主如漕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通鑑曰漢主至鄴都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漢主召彥超主其之使詣行周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

殺之於繁臺之下至張連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
主遣人招諭許以不絕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
此以死為期山是城中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
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張連先邀朝渠信誓
詔許以歸鄉里及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
重威家嘗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大傳重威
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司馬公曰漢祖無辜
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連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
而赦之非刑也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生此三
者何以守國其詐運之不延也宜哉胡氏曰漢於天下
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致使三者皆
得亦未有永年之道况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
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
受降降則不可殺矣

十二月蜀人侵漢○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通鑑曰承訓孝友忠厚
幸於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吳越戍將殺李仁達夷其族○漢鳳翔節
度使侯益叛降于蜀○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弘侖而立

七弟弘俶

通鑑曰弘侖性剛嚴誅杭越侮法吏三人進思恃迎立
功干預政事弘侖惡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
不自安弘俶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監
使水丘昭券對以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俶猶豫
未決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弘俶符愕移入義
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梓得風疾傳位
於弘俶因帥諸將迎弘俶於私第進思稱弘宗之命承
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
命不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
券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申戊

漢乾祐元○南漢乾和六蜀廣政十春正月漢遣將

軍主景崇等經界各關中

通鑑曰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
鵬入貢許稱為黨項所阻乞兵應接詔景從齊藏珍將
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
久在趙廷壽幕下延壽使之任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
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
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
恕至漢主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
官父在虜屢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漢主曰
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乃陸陷穿吾何
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
景從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
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願望當以便宜從
事

漢以馮道為太師○吳越遷故下弘侖於衣錦軍

通鑑曰吳越王弘侖遷弘侖於衣錦軍遣薛温將親兵
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主景崇擊兵敗之

通鑑曰匡贊不侯李恕返命已離長安景崇等至長安
聞蜀兵以入秦川發本道及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
恐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
文面以帥下景崇悅蜀將李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
歸景崇邀敗之張虔到至寶鷄侯益拒之虔到夜遁景
崇追敗之俘將卒四百人劉氏曰叛漢罪也還漢正也
必書叛蜀何懲反覆也率然而去
率然而還以是為反覆故手書反

漢主更名暉尋殂杜重威伏誅子承祐立

通鑑曰漢主大漸楊祁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遺之鎮
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祁史弘肇鄂威
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

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屍於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爲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吳越何承訓伏誅

通鑑曰承訓復請誅胡連思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弘俶闔戶大呼温聞之率衆而入斃之入告弘俶弘俶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亦曲意下之進思內憂懼未幾疽發背死弘俶由是獲全

漢以王景崇爲鳳翔巡檢使

通鑑曰景崇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所受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從悔之反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

漢主西之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通鑑曰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入朝參故有是命尹氏曰不曰漢起復弘肇而曰弘肇以母喪起復則亡哀貪榮之罪有所歸矣書之如此正其惡也

漢以侯益爲開封尹

通鑑曰益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故有是命

漢改廣晉爲大名府晉昌爲永興軍

劉氏曰書譏也漢祖之初立也不欲忘晉稱晉帝仍稱晉曆既而改號曰漢亦可也廣晉晉昌之名初何與於興廢而繼世必改亦大無謂矣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通鑑曰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壕塞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擊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大譟殺守門者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使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邠州留守

漢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契丹將郎五麻荅掠定州而遁

通鑑曰初契丹比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恐患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

故寨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打契丹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俱華人臣寔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隰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秦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麻荅至其國契丹主鷓殺之

漢李濤罷

通鑑曰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濤等上疏言今關西分擾外禦為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且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李守貞反

通鑑曰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力素好施得士卒心漢主新立年少執政皆後進有

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遣人間道齎
蠟丸結契丹奚為邊吏所獲其客趙修己善術數為守
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
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
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
勳將兵擄潼關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
常調守貞所為奏請乞為之脩詔羅
金山將兵戍之故同州不為所保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通鑑曰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思
二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
勸之制以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威為
樞使自是政事悉與於邠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常言匡
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艱於
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
時人亦咎二蘇之不攻所致云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劫舟元

欲如遼陽

通鑑曰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謂見劫
舟上妻兒禪奴利聞晉主有女求之不得契丹主使人
馳取
賜之

五月河決魚池○六月朔日食○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通鑑曰景崇迂延不之邠州闕集鳳翔丁壯許言討
趙思綰仍據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

通鑑曰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祖愛其敏慧令
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其取與
不復
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徭契丹

通鑑曰初漢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結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徭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通鑑曰漢自河中來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又無功漢主慮之遣重臣臨督以威為西面軍則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物愛官物以賜士卒則不恃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附於威胡氏曰自唐莊宗示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器致國郭馮二公也豈不知也威素檢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以儒自居門處為威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必為已得兵兩因而語之二公相與之心其於言意之表也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主政

柄二三短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臨國固知奇貨之可居也

蜀以趙廷嘏為太傅

通鑑曰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城中

通鑑曰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盧彥珂曰今三叛連衡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三法攻河中威撫士卒與同若樂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比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怨小過不責由是將卒歸心匪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志則即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踴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宿將健闘如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接牒完固未易輕也不若築長圍而守之俟城中

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循河設火鋪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俟寇潛往來者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蜀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王昱宗殺侯益家屬

通鑑曰景宗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廣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

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通鑑曰守貞嬰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反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羅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曰衆守貞見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分野有灾得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

以為然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通鑑曰景崇遣兵出西門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放蜀所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蜀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僕射母耶喬上疏諫曰臣竊見唐莊宗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臣皆諫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可鑒不聽思謙設伏於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鷄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鷄思謙引還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通鑑曰初漢祖入大梁馮道及務皆在真定漢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務第中瘞蔽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務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諱而二弟嶼義時果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諧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嶽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人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冤死甚衆李嶼僕葛延遇為嶼取鬻多所欺匿嶼持之督其負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微嶼自認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嶼守召契丹兵及具嶽上逢吉段二十為五十字詔誅崧弟兄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究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他日謂崧族子秘書郎時曰李氏之禍殺有力焉弘肇尤文上常曰此屬輕人難耐為吾為卒領歸德委親吏楊乙收府公勢驕橫合境畏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其苦

唐遣兵救李守貞次于海州

通鑑曰守貞遣使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驕白有漢兵數百在間比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問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向可與之戰平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保海州尹氏曰書唐救李守貞蜀援鳳翔亦予之乎曰非也守貞鳳翔既書反則援之者不為義矣此事觀之其義始見

南漢遣兵擊楚取賀州○蜀兵救鳳翔敗漢兵漢鄭威

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通鑑曰王景崇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進屯散關敗漢兵趙暉告急於鄂威感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周光遜王繼勳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

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號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
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漢主承祐仍稱乾祐二 ○南漢乾和七蜀 春正月
廣政十二南唐保大七年 ○凡四國三鎮

李守貞遣兵襲漢柵大敗

通鑑曰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守貞遣王繼勳
 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
 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裨
 將李嗣援帥眾攻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餘人繼勳
 重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之
 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酈酒於村墅或賞與不責其直
 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復潛行入塞威乃下令將士非
 第宴毋得私飲爰將李密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
 下首遣軍令何以
 齊眾立斬以徇

漢以靜州隸定難軍

通鑑曰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恩殷以中
 京多故有輕傲之志常助叛臣以邀重貽朝廷亦以思
 澤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通鑑曰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制給田
 耕桑以自給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
 妃女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
 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德光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
 姬趙氏氏而去

三月漢以史德珣領忠州刺史

通鑑曰德珣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
 與人呼謀於首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
 而黥之德珣充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
 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夏四月太白晝見

通鑑曰民有仰視之者為
邏卒所執史引鞶腰斬之

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勳等諷漢軍降

通鑑曰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守貞出兵
攻長圍郭威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奪其
攻具擒其將延明繼勳帥眾千餘人
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以為華州留後

通鑑曰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
為軍糧每擣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綰少
時求為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誣他日
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今君拒之後耳為患乃厚以金
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殺就見之拜伏
如故禮肅曰定子丞承且牙我欲自殺妻曰君若割之

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陳讓能說思綰
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俱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
有功若以此時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
貴思綰從之遣使請降漢以為華州留後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通鑑曰思綰釋甲出城受詔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
還城思綰遷延枚欵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
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從義與都監王峻入府舍召
思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二百人皆斬於市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通鑑曰威攻河中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
獲其子崇王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燼于
市徵趙修已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藩鎮
交通書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願一切焚之以安反
威
從之

唐主殺其戶部員外郎冲敏天威都虞侯王建封

通鑑曰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鍾謨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國人惡之冲敏性狷介乃教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大怒皆殺之

八月樞密使郭威過西京罷留守王守恩以白文珂代之

通鑑曰守恩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錠而返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興出迎威終不見即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遂出府矣朝廷不之問歐陽公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

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尹氏曰郭威易置京尹之事歐陽公論之當矣然綱目但書文珂為留守自足以見郭威專輒無君之罪而王守恩之逐則不書者蓋守恩自有貪鄙之罪宜於見逐故也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通鑑曰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諒之而已劉彥韜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王贇部署戰掉大敗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希萼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通鑑曰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安敢

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尹氏曰恩賞之頒人主大柄也而以郭威請加言之則亦不待舉兵而知其自帝矣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

通鑑曰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遣丁以贖賦弘俶杖之因門國人皆悅

契丹侵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十二月漢趙暉攻

鳳翔王景從自殺

通鑑曰暉急攻鳳翔王景從自死諸將詣暉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與左右狎暉與後匡贊鄭允明慶辭醒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遠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義不聽

漢乾祐三○南漢乾和八蜀廣政十三春正月漢遣南唐俘大八年○凡四國三鎮漢亡

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

通鑑曰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劉氏曰自漢高之初書軍士死者更為棺款八百餘年至唐太宗而後書詔收瘞隋末暴骸至今有若千年矣而有收瘞河中鳳翔遺骸之書漢人及此亦近厚矣以書予之是有僧聚二十萬民之荼毒可勝悲哉

二月唐遣兵攻福州吳越守兵敗之執其將查文徽

通鑑曰福州人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以棄
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劔州刺史陳誨將水軍
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主城下吳越知威武軍吳
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
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東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
誨整眾止于江湄程勒兵出擊唐兵大敗之執文徽士
卒死者萬人
誨全軍歸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父卒

通鑑曰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父有仁政乞留葬汝
州公奉事其立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
吾常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滅其租賦
除其繇役也但惟公庶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
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
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劉
氏曰防禦未有書卒者卒審父何錄循吏
也五季之

夏四月漢以王饒為護國節度使

通鑑曰漢主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
至是高行同等十餘人入朝詔皆徙鎮李守貞之亂饒
潛與之通守貞平衆調饒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弘
肇遷護國節度聞者駭之劉氏曰於是徙鎮者十餘人
不書書饒
譏失刑也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通鑑曰漢以契丹入寇義以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
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
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吳
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威文書立皆稟應
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
其可乎既而朝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屬聲曰昨日
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
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

雖王章曰無毛雖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有隙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開其事逢吉戲之弘肇大怒以醜言詆逢吉欲歐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取思之於是將相如水火矣漢主使宜微使王峻置酒和辭之不能得胡氏曰書生記誦何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能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下視李士大夫輕則東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邠以廩實兵強為賢於礼樂弘肇以長鎗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遇敵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通鑑曰榮本柴姓父守礼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漢郭威赴鄴

通鑑曰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嗟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諛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漢主欽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戎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漢以郭瓊為潁州團練使

通鑑曰平盧節度使刘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沂密用兵於唐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知會了無惧色銖不敢發瓊因論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故有是命

閏月漢大風

通鑑曰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一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請讀貞觀正要而法

之胡氏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俱而思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問亦焉能取之乎尹氏曰太白晝見連年日食既無脩德應天之實至是大風示戒猶不知警不踰歲而君臣俱殞漢祚遂滅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主兢業恐懼之端為後世戒耳於漢乎何誅

六月河決鄭州○秋七月馬希萼以群蠻攻潭州

通鑑曰希萼既敗歸乃誘辰潁州及梅山蠻欲與其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書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將陳璠張廷嗣黃處超皆敗死潭人震恐劉氏曰前書楚馬希萼攻潭州此則曷為不書楚外之也兄弟相攻非矣又召蠻夷以戕宗國以為是亦蠻也故外之自是希萼不書楚

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

通鑑曰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昱德中有迂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馬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尹氏曰石晉既滅久矣然綱目猶惓惓不已故前書契丹迂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此書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皆以因事起義使後人思之為立國不義夷狄其功者之戒耳其旨深哉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兵助之

通鑑曰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徽休將兵往助希萼

冬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

通鑑曰劉彥瑫言於楚王希廣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積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徑入

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艦過則連竹木以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或告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指揮使張暉擊朗州聞彥瑫敗遁歸朗兵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朔日食

胡氏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甲土雖無德而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岳亡之世天理固白若也

馬希萼將兵攻潭州

通鑑曰希廣遣其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衣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漢主承祐被殺于趙村

通鑑曰漢主自即位以來邠總機政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京城道不拾遺章怒掘遺利各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祖安然章聚飲刻急犯鹽琴酒面之禁者錙銖消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屋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憂裁抑之太后弟李業承宣徽

使不得聞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
遷官劉銖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
伶人錦袍王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若戰猶未有以賜
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
制那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吉有臣等在漢主
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那等專心終當為亂漢主遂
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那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
何可輕發宜更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
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
事非聞明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晉卿晉卿恐事不
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那等入朝殿中甲
士出而殺之文進丞召宰相朝臣將校漢主親諭之分
遣收捕那等親黨僅從盡殺之遣孟業齎密詔令李洪
義殺弘肇黨指揮使王殷又令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
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彦超
李穀入朝以蘇逢吉與樞密院事劉銖雖知開封府李
洪建權判侍衛司事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
極其慘毒嬰孺無免百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

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
以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以詔示之曰奈何仁浦曰公
國之大臣功名著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
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
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那等害死又有
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
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
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
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
願從公入自訴勸條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已曰公不若
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
命從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彦超得詔遂入朝漢
主悉以軍爭委之乃遣侯益關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
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
漢主遣人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
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
罪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
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

州節度使宋延澤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侯克京城聽司曰剽掠衆皆踴躍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胡氏曰楊亦霄吏郭威軍卒濤直以不孚人望故欲出之崇預知威之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隱帝驕侈不生孽倖不曰西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因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邪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用不用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蟻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慎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

等金帛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彥超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至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人民家為亂氣所截蘇逢吉闔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初作坊使費延徽有寵於漢主與魏仁浦為隣欲併仁浦仁浦之居屢請仁浦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仁浦謂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益厚仁浦蓋以劉銖李洪建囚之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延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築以公廷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胡

氏曰道嘗為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誤矣立氏濬曰按通鑑隱帝出勞軍將還宮至玄化門因刈銖射左右回轡至西北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綱目書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汪氏考異謂書殺為誤尹氏劉氏皆以為書殺不書弒罪承祐也夫史之作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隱帝之不在威未入城之先其死之時史明言郭允明露刃隨帝後歐陽五代史於帝紀書曰郭允明反於允明傳云帝出走趙村允明追之弒帝於民舍而自殺及太后因郭威早立嗣君之情亦下詔云允明弒逆說者謂何由弒逆蓋郭威實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夫當帝入民舍之時在其左右者皆其平日所親信者也未必有威之黨謂為威弒不可也然威雖不弒帝而帝所以倉皇出村落之中而至於野死者誰所致耶威雖不無而實得弒之罪矣然比之造謀加功之微則有間矣此史綱所以不敢從綱目之書殺而不不

敢歸以弒逆之大罪也

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湘陰公贊子徐州

通鑑曰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詔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於是郭威王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

通鑑曰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

平為人臣而懷二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先父為先王
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
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
罷兵兄心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
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至長沙希廣遣劉
彥瑀許可瓊馬希崇李彥溫韓礼拒之

漢太后臨朝

通鑑曰郭威師
群臣請之也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衛指揮使

尹大曰二人皆郭威之黨也
故書之以見大權之所歸

漢郭威誅劉錚及其黨

通鑑曰劉錚李洪建及其黨皆衣首於市而赦其家郭
威謂公卿曰劉錚屠吾家吾復一屠其家怨讐及覆庸有

極平由是數家獲免王
殺屢為洪建請威不許

蜀施州刺史田行臯伏誅

通鑑曰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
蜀安肯盡忠於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

自立

通鑑曰初蠻酋彭師高降於楚楚人惡其曠直希廣獨
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師高常欲為希廣死及帥兵至
師高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
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至水西令許
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
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希萼已遣間使以早利
啖許可瓊可瓊謂希廣曰師高諸蠻族類安可信也可
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瓊

節度屢造其營計事可瓊詐稱巡江與希萼會約為內
應師屬一日見而叱之拂衣入見曰可瓊將叛國人皆
知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萼曰可瓊許待中之子豈有
是邪師屬退嘆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勑足俟也朗州
將何敬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去擊之易破
也朗人雷暉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貞
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指
揮使吳宏小門使楊藻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
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軍不救師屬
戰於城北遇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希崇帥
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
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師屬投槊大呼請死希萼嘆曰鐵
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
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
欲生子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
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
書師屬葬之於文陽門外希萼
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漢郭威將兵擊契丹至澶州擁兵而還王峻王穀遣兵拒

劉贊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耶威監國

通鑑曰威至澶州將發將士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
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
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殿
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
疑至七里店責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
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
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耶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
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
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
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耶威已為帝而陛下
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劫
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
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

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怯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胡氏曰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贊為相陰公馬而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上表勸進威榮步軍將校醉揚言向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

南漢以宮人為女侍中

通鑑曰南漢主以宮人靈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廷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殺殆盡官官林正遇等

春正月郭威篡位國號周

漢劉崇仍稱北祐四周主郭威廣順元○南漢乾和九年蜀廣政上十四南唐保大九年○凡五國三鎮

通鑑曰漢太后一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親叔之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事務掌納官吏無得以以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羅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仇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錫和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祖各賜十戶漢祖陵職台具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初唐多盜更定峻法竊盜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者男女並死漢法盜一錢以上者皆死故周主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因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押牙孔目官內知容其人自持教補多專橫節度使能制至是悉罷之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示表請相陰公歸晉陽

編年卷之三

通鑑曰初崇聞昭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贊乃止
曰吾兒為帝吾口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
公之心終欲自公不知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
州相公即位然後還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
崇怒曰腐儒欲敗吾父乎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
吾負經濟之才不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
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
陽周主報曰湘生廷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
勿以為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通鑑曰廷美楊州西閩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
以俟河東援兵四向主使贊以書諭之尹氏曰廷美可謂
知義矣書故將鞏廷美之詞是以他日城陷見殺遂以死
不肯事讐是皆下之之詞是以他日城陷見殺遂以死
節書之也然廷美之死歐陽氏雖甚嘉之又疑其死狀
不明夫既堅守不下死而後已尚何疑之有哉至胡氏

又以贊既見殺廷美復何所為之說則是人臣以存亡
易節有所為而為之豈所以為訓耶然則欲知廷美之
事者要當以綱目為的

契丹使至太原

通鑑曰契丹之攻內丘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
異契丹主慎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劉詞送其
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得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劉
氏曰書至大梁何不為厓使也於是契丹遣使於漢至
則漢亡矣綱目紀實故不書遣使如周是故唐未立國
則止書突厥使至太原漢已亡國則止書契丹使至大
梁書皆實錄也

周以王殷為鄴都田守

通鑑曰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膺心
處之以殷為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威為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劉氏曰漢書為義帝發哀予義也此其書何善敗也前書殺其主承祐後書為故漢主承祐舉哀再書承祐綱目之意微矣故

漢泰寧節度慕容彦超遣使入貢于周

通鑑曰彦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

郭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贊人崇立于晉陽

通鑑曰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分忻代嵐憲隴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郭琪遣華同平章事次子承均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到使李存瓌代州防禦使前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文宗是何節度使抑由是不建不廟祭祀如家人禮宰相亦廢可止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日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嘗時祭之司馬氏曰高祖擁精統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既寤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學固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通鑑曰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常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處胡氏曰使峻持是心而不憂豈有商顏之責乎

漢主崇遣其承鈞將兵伐周郭威不克

史綱曰舊史書劉崇為北漢此正稱漢何按崇乃知遠之弟承祐之季父也於劉為親屬非疎遠之比郭威篡漢崇即立於晉陽所以承漢之統也况漢之亡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其國祚視周為遠矣豈得以其微弱之故即不予以繼漢乎宋人作通鑑亦猶晉人之作三國志以魏承漢以為晉地爾今既隔數世矣安得尚徇其舊哉

二月周主威以其養子焘為鎮寧節度使

通鑑曰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崔頌為判官王為掌書記朴東平人也尹氏曰古人於世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

楚遣使入貢于唐○周主毀漢宮寶器

通鑑曰周主悉出漢宮中宝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曰與壁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則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迹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飾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尹氏曰亂極生治此天地盈虛之數也五代之亂極矣周主始得國而罷貢賦珍異毀漢宮宝器又詔百官上封事此皆亂極生治之意也故綱目比而書之亦所以為斯世幸耳

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通鑑曰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撚遣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從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尹氏曰北漢復讐其名近正然以中國求援夷狄

則是變而失正矣乞者卑屈請求之意未幾又受其冊命至於會兵伐周然終無益於事亦可以為借助非類者之戒也

楚將王逵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

通鑑曰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繁亂籍民財以賞士卒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遣劉光輔入貢于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邊攝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顯奉希萼家奴也以首面有寵希萼使坐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希萼命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力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飲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輩帥衆逃歸時希萼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

擊死傷殆盡逵等以希萼兄子光惠為節度使

周克徐州輩廷美死之○周加吳越王弘傲諸道兵都元帥○夏四月唐淮南饑

通鑑曰周濱淮州鎮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蜀以伊審徵知樞密院事

通鑑曰審徵蜀祖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仰及知樞密以經濟為已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奉其廢王弘侔居東府

通鑑曰吳越王弘傲徙弘侔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囿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漢遣使如契丹

通鑑曰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比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姪請行冊禮

周遣將軍姚漢英如契丹契丹留之○周夏州附于北漢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通鑑曰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風之穀但以人臣畫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穀沈毅有龜畧論議伉慨善譬諭以開王音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給度使推劉言為留後

契丹遣使如漢冊命其主崇而名昊○契丹燕王述軋絀其主元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

通鑑曰北漢遣兵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進之行至新州亦輒作亂殺元欲而自立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軋自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比漢王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晋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連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甚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通鑑曰希萼遣威等帥步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
兵不存撫殺者將卒皆怨然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希萼
宴將吏威等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挺
聲言繫馬奄至坐上縱橫擊人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
之殺謝彥顯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
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鼓言討其篡奪之罪希崇發
兵拒之希崇亦縱酒荒淫為言不語多矯妄國人不
附初希萼入長沙彭師勗雖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
以師勗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師勗曰欲使我為絀
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搆使廖偃與其季父匡疑
謀帥莊戶鄉人與師勗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
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
縣多應之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宗降

是歲馬楚亡六年
通鑑曰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鎬

將兵萬人起長沙鎬入醴陵希崇遣柘跋桓奉箋請降
桓嘆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希崇帥弟姪迎拜
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歲饑鎬大發馬氏倉廩賑之
楚人大悅胡氏曰柘跋桓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
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邪則向者杜門何意於人莫
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桓雖稱疾未嘗去官
所以至是不能自免耳使其當希聲
殺高郁之時退耕于野則無此辱矣

契丹會漢兵伐周攻晉州

通鑑曰契丹遣蕭禹厥將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
地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
使王萬敢與史彥超何徽等共拒之尹氏曰契丹狄也
不書寇而書伐固有此漢行焉比漢主兵而以契丹加
其上者彼固自屈於契丹也狄漢會伐而不殊狄與漢
者漢既與之共功則不得而殊之也書法如此其嚴矣

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

通鑑曰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
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未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
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徒李德裕曰禍其始乎此乎唐
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
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俟
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
主驕臣
俟如此

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通鑑曰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為潭師而潭人惡希萼共
請鎬為帥鎬趣希崇希萼入朝希崇與宗族及將佐干
餘人彌慟登舟送者皆哭皆振川谷
希萼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通鑑曰詔諸軍皆受峻命度聽
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通鑑曰馬氏兄弟爭國南漢主遣吳懷恩將兵屯境上
伺間進取希廣遣彭彥暉將兵備之以為貴州都監判
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馬希隱患之潛遣人告蒙州刺
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州引兵趣桂州與
彥暉戰于城中彥暉敗奔衡山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
奄至城下希隱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嶺
南之地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通鑑曰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比漢攻晉州急議自
將田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日西征
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
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

車駕出泥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
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陷吾事乃救罷親征

周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通鑑曰秦寧節度使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
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周主
遣使與誓彥超益不自安反迹益露乃遣
閤門使張疑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周王峻至晉州契丹漢兵夜遁

通鑑曰峻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坑之嶮峻憂北漢
兵據之聞前鋒已度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
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
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藥元福建延沼將
騎兵追之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延沼畏懦不急追由
是北漢兵得度元福曰劉崇氣衰力憊孤俱而進不乘
此剪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
丹比至晉陽六烏什死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比

漢土瘠民貧以軍國外奉契丹賦
繫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通鑑曰唐主嘉廖偃彭思嵩之忠以偃為左
殿直軍使師嵩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八十三

